

謝

最早決意要寫一套《成功事奉錦囊》是受了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的同工少華挑戰：「現在不少年輕人獻身事奉，你可不可以為他們深入淺出的介紹一些事奉需要原素？」而主題：《呼召》、《異象》、《恩膏》、《權能》《傳承》也是少華為我定下的。整套書我寫了將近十年，她也監督了十年。

每一次書稿差不多成形，第一個閱讀的必然是太太，而她次次都是大加鼓勵：「是你寫的書中最好、最需要、最應該出版的。」

寫《權能》這書，信仰生命真是受到顛波，身邊有兩位年輕的門徒，給病魔折磨至死，更有兩位事奉夥伴自殺，叫我差不多放棄此書。

確保我完工的，竟然是辦事處幾位學習事奉的小同工：善丰、美琪和康廷，他們催促我，也幫我把零零碎碎的初稿整理成書。

四位博士畢業生，都是我很賞識的：煥然、慶堯、余璞和兆輝，百忙中替老師修改書稿，叫我感激。

謝謝大家了！

耶穌上了船，渡過海，來到自己的城裏。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。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癱子說：「小子，放心吧！你的罪赦了。」有幾個文士心裏說：「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。」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，就說：「你們為甚麼心裏懷著惡念呢？或說『你的罪赦了』，或說『你起來行走』，哪一樣容易呢？但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」；就對癱子說：「起來！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」那人就起來，回家去了。眾人看見都驚奇，就歸榮耀與神，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。

馬太福音九章 1 至 8 節

耶穌救命！

最早認識耶穌的權能，是因為闖了一個大禍。

那年大概八歲，弟弟比我小一歲。家裏沒有大人，我們在二樓飯廳打摔角。他本來是壓在我心口上的，我奮力一撐，把他從肩膀上翻過去，他的頭狠狠摔在壁櫃的腳角，開了一個窟窿，鮮血像噴泉似的射出來，地板上淌了一大灘。

我們都嚇呆了——我不敢跑下樓梯找婆婆，只是直奔到窗口，向著對面那家人大叫大嚷：「唐家伯伯！唐家伯伯！我把小弟打死了！唐家伯伯——」

爸爸在上海解放那年帶著一羣夥計把生意遷去了香港，家裏沒有男人。後來媽給分配去教書，她就一直提醒我們四個小孩：「有事就找對面唐家伯伯。」

唐家伯伯三步併成兩步，衝上我家二樓，一把抱起小弟就飛奔去我們家大勝胡同對面的瞿直甫醫院。我跟著後面追趕，嚇得發抖，只聽到唐家伯伯一路奔跑一路禱告：「耶穌救命！耶穌救命！」

到了醫院，小弟給推進去，我單獨留在外面花園，心裏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，不知道小弟是不是給我打死了——因為在跑去醫院的時候，他的頭還是在噴血。我只會在醫院花園不停地呼喊：「耶穌救命！耶穌救命！」

小弟給縫了好幾針，推出來的時候，頭給包裹成老上海專門替人家開門的印度「紅頭阿三」似的。

唐家伯伯的灰色罩衣給小弟的血染成一大片藏青。他一直稱讚小弟：「小黑炭硬，不哭的。」我家小弟的綽號是「黑炭頭」。

晚上媽媽回家，我們四姊弟纏圍著她，七嘴八舌講經歷，也暢暢快快地大哭特哭，「唐家伯伯救了小弟。」我們都說。

媽媽告訴我們：「唐家伯伯年輕時得到耶穌大大醫治，所以他特別肯幫助人。他成了耶穌的天使。」

我一直記牢了：「耶穌能醫治大病的。」那時候，我們弄堂裏的信徒都是小羣的。

第二個童年記憶，讓我認知耶穌的大能是自己發高燒，一直不退。婆婆是

最疼我的，她把我帶到她的房間睡：「我牀鋪了東莞老竹蓆，出名驅熱。」

她關照傭人在井裏浸兩隻大西瓜：「涼透了就拿來給大弟抱，抱熱就換。」

我依稀記得就算半夜，婆婆也會來替換通涼的大西瓜給我抱，不過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婆婆一直提醒我：「大弟，求耶穌救救你啊！求耶穌不給高燒燒壞你的腦啊！」

燒退了之後，婆婆上菜場，叫我留在弄堂口等她。回來的時候，她買了一塊大叉燒，只是我們兩婆孫單獨分享。她一邊吃一邊感恩：「謝謝天爺！謝謝耶穌！保守大弟，醫好大弟。」

六十年了，我當然不記得那塊叉燒是肥是瘦，但我記得婆婆那種對耶穌大能的確信。

今年過年，我回上海問姊姊：「婆婆西瓜那麼大的字也不識一籊，但她怎麼這樣深信耶穌？」她們是陪著婆婆一直給接回天家的。

大姊知道得清楚：婆婆年輕的時候頸項生了一個毒瘤，越長越大，越長越痛。「開頭她還能吃點稀飯，後來只能喝米水。到最後連吞水也不成了。」

「阿公帶婆婆訪查名醫，花了許多錢。最後找到一所日本醫院，醫生也肯替婆婆施手術，但要收好幾百塊大洋。阿公肯，但婆婆不肯。她說為甚麼醫好她一個，卻要全家人捱窮？」

「婆婆性格剛硬，沒人能說服她。阿公是西國宣教士帶領信耶穌的。他就奉耶穌的聖名為婆婆求醫治。毒瘤一天一天縮小，到後來全好了。惟一剩下的是婆婆頸項的皮膚鬆了。」

我家二姊是貪玩的：「我小時最喜歡跟婆婆睡，拉扯她頸項的皮皮。」

在文化大革命時期，里弄幹部也好，紅衛兵也好，天天上我們家，軟硬兼施，替婆婆作思想工作，逼她不再相信耶穌。她那時七十多歲，還是那麼剛烈：「耶穌醫好我，救了我性命，我豈能不信祂？」

現在自己事奉五十年，全世界跑開佈道會，碰上求醫治的病人，我依然是用唐家伯伯和婆婆那一句禱告：「耶穌救命！」

兒子小時生病，現在孫女病了，我也是教他們同樣一句的祈求：「耶穌救命！」

有人說，第一印象是長久的——起碼對我來說，「耶穌救命！」這印象是永恆的。